

武夷长廊

## 行走五夫

□彭 泽

晨光漫过武夷山脊，我踏入了五夫镇。没有喧嚣人潮，只有青石板路在脚下轻响，如古镇沉睡千年后舒缓地呼吸。

兴贤古街静卧在晨光中。青石板上光影斑驳，两侧老屋飞檐轻挑，木门铜环温润。阿婆坐在门槛上剥莲子，雪白的莲肉落入竹篮，“白莲之乡”顿时有了烟火气的注脚。“兴贤”匾额高悬，笔力沉厚，仿佛还能听见古时学子走向书院的足音。

转进朱子巷，鹅卵石小径仅容二人。阳光透过枝叶，碎金般洒落石上。我放轻脚步，生怕惊扰砖石缝里藏着的时光——或许朱熹也曾踏着这样的晨光，走向兴贤书院讲学。

书院门楼精巧，“状元、榜眼、探花”的纱帽装饰栩栩如生。推开虚掩的木门，“继往开来”匾额墨色犹新。空荡讲堂里，风穿窗而过，恍惚间似有书声回荡，朱子正讲解“格物致知”，字字落于心间。紫阳楼隐于翠竹之后，“半亩方塘”清浅如镜，倒映垂柳云天，真正是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。这重建的故居朴素如农家小院，却承载朱熹近五十载岁月。抚摸屋前老槐，仿佛见他在此著书教子，那些影响千年的理学思想，正是从这寻常院落生长

而出。

午后访朱子文化园，71尺(23.6米)高的雕像立于青山之间，衣袂翩然，目光温润坚定。底座镌刻名言，字字是对学问与人心的坚守。纪念馆中，手稿与生平记录着他从青年到暮年，始终与书为伴、与“理”同行的岁月。

朱熹以一生为笔，在儒家长卷上续写厚重篇章。当汉唐经学渐显板滞，佛道思潮涌动，他上承孔孟根脉，融汇周敦颐、二程哲思，将儒家义理织成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体系。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到“格物致知”，让儒学从古训化为可践行的人生哲学。他更是跨界破壁的实践者。不仅谈“理”，亦察“物”；观星提出“月受日光”，察地记录地质变迁；推行“社仓法”济困，重修书院育才，将“修齐治平”的理想落于民生冷暖。其“理”贯通天人，既在心性，亦在万物。在南宋山河飘摇之际，朱熹强调“明华夷之辨”，以文化认同筑牢家国根基。

他认为“理”是天下共循的准则，由此凝聚四方风俗，汇成华夏文明的浩荡长河。后世每逢危难，这一思想常成为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。朱子文化更蕴藏着包容与和平的智

慧。它融摄佛道心性之学，使儒家更臻圆融；主张“为政以德”，以“正人心”求天下安宁。即便是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(此处“人欲”指过度私欲)，也是引导人追求内在的节制与和谐——对己修身，与人友善，向世求和。如今，朱子之“理”已融入我们的精神基因。谈传承，有他“继往开来”的坚守；论创新，有“格物致知”的路径；思家国，有“以理凝合”的智慧。这并非故纸堆中的教条，而是活着的源泉——让我们在繁纷时代寻得心安，在多元世界中守住文化根脉，在追求发展时不忘和谐共生。

傍晚重回兴贤古街，夕阳拉长老屋的影子，炊烟袅袅，孩童嬉笑。五夫的魅力，正在于此：它不是凝固的标本，而是“活”着的历史。朱子的思想渗入每一块砖石、每一扇木窗，融入剥莲的指尖与清脆的笑声里。离去时暮色已深，零星的灯火为古镇晕开淡墨般的宁静。

这一程不似游览，更如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——与历史、与哲思，也与内心的浮躁对话。或许，这正是五夫最珍贵的馈赠：在奔忙的世界里，让我们慢下来，读懂过去，也安顿自己。



## 雨的意象(组诗)

□南野

## 每一滴雨都在寻找原来的风景

从一排排破碎的浪花抽出来  
从叶脉伤口延伸的末端抽出来  
从花朵枯萎的节点抽出来  
从父亲远行那不舍的视线抽出来  
从轮椅上  
打印在母亲额里的沟壑抽出来  
向陌生的区域漂移

这是另一个人间  
念想重复着被格式化  
一部分格式成吉祥的彩云  
一部分格式成悠悠白云  
一部分格式成欲坠的雨  
就像我们，要被格式化很多次

这是消失和重生的轮回  
抵达一个高度，千回百转  
跌落另一个空间  
“啪”地成了碎片

没有震耳欲聋  
也是生命敲击大地的声音  
抠开来时的风景

## 午夜秋雨

我携带星斗和蓝天  
在桂花树下，和你  
说城市的枝杈摇摆的霓虹  
说村庄最后余留的炊烟  
说一块石头是不是落在地上

梦境是最好的溯源途径  
即便远方，也可以很近  
即便不再见，还是遇见了

一阵秋雨  
从星星闪烁的地方掉下来  
拍打细瘦的河流  
拍打旅行在岸的叶子

拍打窗玻璃晃动的心事  
宁静的夜有了撞击的声音  
你远去的裙摆  
潮湿如初

只有午夜这场秋雨  
敲疼了石头，才是真实的



秋眠(水彩) 刘鑫作

生活走笔

## 家乡的莲藕

□任开旺

我的家乡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。村子周围环绕着大片的藕田，每到夏日，家乡的藕田，那片翠绿欲滴的荷叶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，以及那藏在淤泥中的莲藕，便美得如电影里的画面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跟着父母去藕田。夏日里，阳光洒在碧绿的荷叶上，那荷叶像是一把把绿色的大伞，撑起一片清凉的世界。微风拂过，荷叶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

莲藕，恰如这乡土孕育的隐士。它深植于淤泥，却修得一身清白；不与百花争艳，只默默积蓄着大地的滋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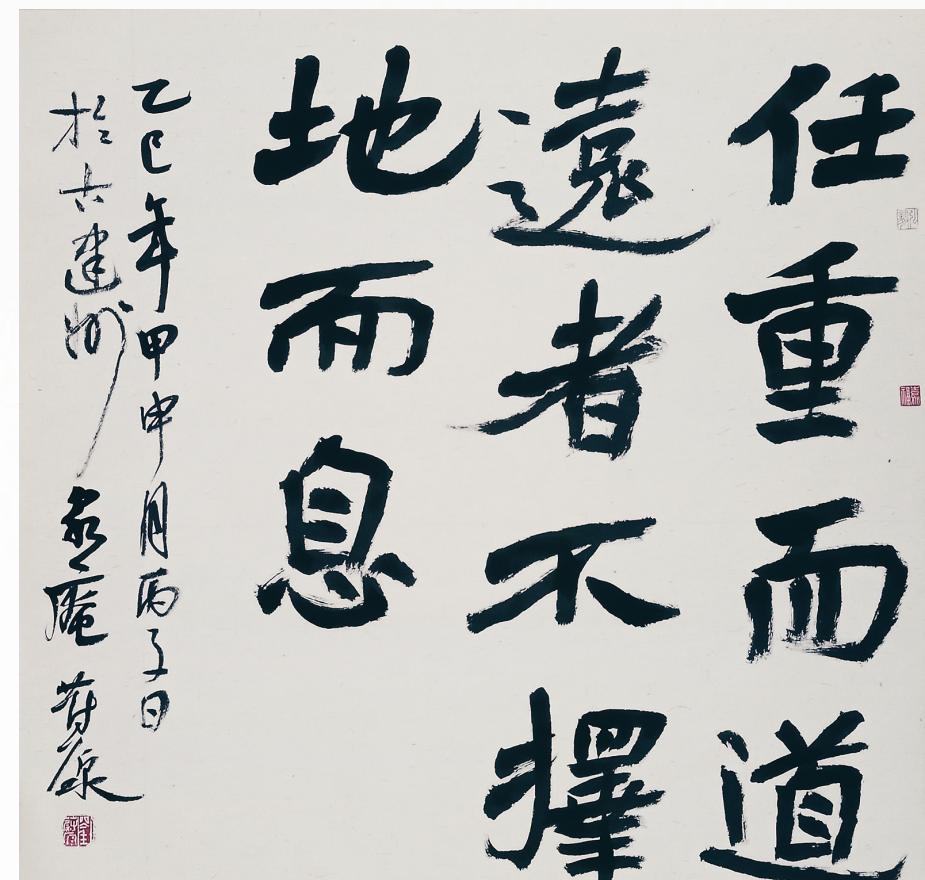
家乡的莲藕之所以如此茁壮成长，离不开家乡人民的勤劳坚韧。从春寒料峭时节的播种，到夏日里的精心照料，再到秋意渐浓时的采挖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乡亲的心血。

夏天，莲藕疯长的季节，荷叶田田，荷花盛开。那满池的荷花，白得像雪，粉得像霞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美得让人窒息。然而，乡亲们却没有太多心思去欣赏这美景，他们更关心的是莲藕的生长情况。他们会定期给莲藕施肥、浇水、杀虫，确保每一株莲藕都能得到充足的养分。

秋天，丰收的季节。那是一幅无比热闹的场景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大家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男人们穿着防水裤，下到藕田里，用特制的工具将莲藕从淤泥中挖出。女人们则在岸边接应，将挖出的莲藕清洗干净。孩子们也不闲着，他们在藕田边跑来跑去，好奇地看着大人们忙碌的身影。每当挖出一根又粗又大的莲藕时，大家都会发出一阵欢呼声，那是对劳动成果的赞美，也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如今的藕田，早已不是往昔模样。家乡的莲藕走出了闽北，成为备受青睐的农产品。新建的加工厂里，莲藕被制成藕粉、藕片，甚至漂洋过海，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方水土的滋味。

最难忘还是莲藕的清香。凉拌藕片清脆爽口，是炎夏最好的慰藉；莲藕排骨汤慢慢火炖煮，藕块吸饱汤汁，入口软糯生津。这些味道里，藏着母亲的巧手，藏着故乡的四季。莲藕的品格，早已渗进家乡人的骨血里——在淤泥中扎根，在清水中涤荡，终成清白之身。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，也承载着游子永远的乡愁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那片藕田，想起月光下轻轻摇曳的荷影。那是我走不出的梦境，也是我回得去的故乡。



“任重而道远者，不择地而息。”(书法)

刘蔚原 作